

THE OTHER WAY AROUND
海是天倒过来
的模样

黄信然◎著

我困在岛中央，我的彼岸，在你心上。



我们的青春那么相似，他的青春那么残酷，
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殊途同归。

成长的路有很多，但能经历的疼痛，只有三种——

友情、亲情、爱情，它们之间的权衡，是逃离青春、蔓延到一辈子的填空题。

让青春告别校园吧，让我们侵入深沉的内心世界探讨成长。



THE OTHER WAY AROUND

海是天倒过来 的模样



你是我的海，就这样不在，多悲哀

黄信然◎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是天倒过来的模样/黄信然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29-01399-8

I. ①海…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3961号

海是天倒过来的模样

HAI SHI TIAN DAOGUOLAI DE MUYANG

黄信然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陶志宏 袁 宁
责任校对: 胡 琳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51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1399-8

定价: 2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喧嚣世外的黄信然

我有两个我，一个温和，一个暴躁。 [序言（一）]

【一】温和

从第一次真正接触写作开始，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那些俨如泥沙的细碎时光里，最深刻的记忆便是高一的时候：在姨妈家里，寂静的午后，我一个人拿着纸笔，站在走廊上写完那篇后来被登在报纸上、并获得一个不小（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的奖项的文章；还有一次放学的黄昏，宿舍外的风很大，因为忘记带钥匙的我站在走廊上，看着天空的飞鸟一只只飞过，于是便拿起纸笔写了起来。后来那些文章被搁置在哪里都不记得，但我仍然记得当时耳朵里塞着耳机，趴在床上直到胸口作痛的日子。

而我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为自己的长篇感动。

这不算是最完美的一份答卷，但对我来说，是我而今，最完整的作品。

它之于我，已不是小说那么简单了。

记得曾看过施夏明的一张关于《1699 桃花扇》的映像，他身着昆曲的戏服，表情淡然地站在人潮喧嚣的地铁内。那一份与世融会却与世隔绝的气质，让我一直记得。

那样的修养性，一直住在我的内心里。

写长篇的日日夜夜，是临近春节的时候。我有时半个月不出门，只下楼吃饭、喝水、上厕所，连家门都没出。写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去睡觉，下午两三点起床，吃完再写，就那样写到傍晚，吃个晚饭再继续写。如此轮回，索然无味或者无头绪的时候，便在房间里放音乐，或者走来走去、看书——

那一段时间，陪伴我的是看了无数次的《誓鸟》。悦然的文字总带给我安宁的心绪，她对我来说，亦是文字的启蒙，从初中刚开始接触小说开始，就一直看她的文字。

我的镜像里，曾存在着这样的画面：喧嚣世界里，若是你挽一手水袖，手拈一朵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或许路人给你一冷笑或者愕然，甚至是不解的嘲笑。

但是此刻，我只能，暂且把它当艺术。

其实我的内心，也住着那样的自己。

那样的我，极具忍耐与温和的心境。我不能说我多有涵养，但我自己知道，我对于自己的那一点要求究竟是怎样的。

2008年年末，我想要写一个故事，当时写完给空空看的时候，她说故事太局促。于是我再三思虑之下便想将它写成长篇，但这并不是我第一个长篇，我之前写过一个长篇，后来因对自己缺乏信心而停掉。可是，那样一思虑，便是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到2009年的年初，我才真正将它写下。买了一个本子，将提纲列好，每一章节的情节和故事的走向，还有故事的主旨，我不止一次告诉自己，这一条线，不能乱，一定要抓住。虽然写到最后，有些情节与最初的模样有所出入，但那仍然是我最欣喜的感动。

【二】暴躁

处女座的我，会常常有莫名的焦虑与要命的精神洁癖。

对于自己的文字，极其挑剔，常常会在准备继续写下去之前，完完全全地看一遍前面的稿子，一点点修正，并找回文字的感觉。有时会感到莫名的暴躁，便听佛经——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举动，但我不能不感谢那些寂静的音乐，它不止一次让我的心静下来。

因为平时爱好极其广，阅读、逛街、音乐，反正与艺术有关的，自己总会爱好一些，因此，人便变得极其挑剔以及窄了。

不是不了解很多东西，是人本身有缺点，太了解自己有时会警惕自己的某些缺点，一再藏拙之下，便会成了刻意，刻意得看起来，便会觉得自己看似在厌恶自己的某些东西，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理解固然重要，可是不了解总有它的美好所在。

朦胧美是由此而来。

十多万字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坚持，再一次去修正它的时候，我仍然会记不起这之前的心情。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前面七章，在来广州工作的时候，在那间出租屋里，我将它完成。但完整地写完的那一个晚上，是什么心情我也忘记了。

而我也没心思理过它有朝会出版，也没想过，有天会自己坐下来，安静地去写这样一个序言。

暴躁的自己，有时带着自卑的刺，一次次挫伤自己，但我不敢推翻再来，写下它，要对它负责。尽管我在之前已毁掉太多没坚持下去的开始，我相信每个写字的处女座，脑海里都有很多停留一刻的片断，文档里总有停留一半的坚持。

因为我知道，我是这样有着忧虑症的自己

在书出版前，我已一再地坚持。

修正那些羞涩的文字，无论你们看见的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模样。

但请相信，那是我最诚恳的心意。

【三】作品

许多看过书稿的朋友跟我说：“第二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林知远和良辰建立友谊的开始。从那部分开始，你就越写越棒，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主人公都开始自己思想和行动了，这个境界好高。”

这当然包含着称赞之意在，然而第一章，是最难写的地方，它铺张了我所有的耐心。

但我仍然感谢为我写书评的左小措小姐，是她的懂得让我心存感激。

这个小说里，我最想说的，其实是亲情。而友情与爱情则是一条明线，但潜伏在其中，左右着这些人物命运的，仍然是我们一辈子至为重要也不能磨灭的亲情。

良辰与父亲之间，凉澄与母亲之间，林知远与父亲之间，许沐南与养父母之间，甚至是林若锦与父母之间，那一些明显的代沟与误会，其实只是一碰就破的矜持。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与生俱来的天性，除了感动还有怨恨，而那些俨如小水滴般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江河，便汇成了所有的误会。青春被河流划过，与上一辈的青春断开，那些隐藏在河流里的真相，便是唤作代沟的东西。而之于我，父母的青春与我们的青春的差异，不只是物质上的，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而我们的一生,不正是为了引领这些差异性而前进的么?

父母之于我们,也不只是生与养的情分。

他们亦是我们的朋友。

而在这个故事里,良辰是一个人,但在广大读者的成长历程里,他不是独一的。

你们的青春那么相似,他的青春那么残酷,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都殊途同归。

成长的路,有很多,但能经历的疼痛,只有三种:友情、爱情、亲情。这之间的权衡,是逃离青春,蔓延到一辈子的填空题。

【四】感激

这本书,献给父母,献给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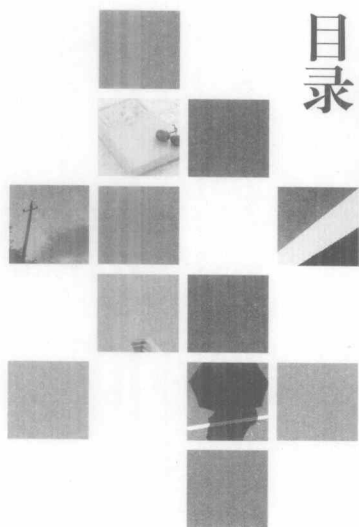
很多话想说,谢谢当初给我这个想法的空空,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爱姐,以及M姐,小姐姐,以及一直支持着我的你们。谢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去亲手尝试,谢谢九哥的重视,谢谢助理为我不辞劳苦地校对,谢谢拖拖小姐的封底文案。更要谢谢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用最严谨的态度更正我的一些书写上的错误,让书得以顺利地出版。

谢谢小措崽的书评,它让我感动。

谢谢你,在最及时的时刻,你出现在我身边。

——2009年7月21日

目录 Contents



001/	自序	喧嚣世外的黄信然
001/	第一章	海涵之末
039/	第二章	流沙之显
073/	第三章	信笺之密
093/	第四章	亦天之始
125/	第五章	破镜之隐
149/	第六章	地藏之解
165/	第七章	良辰之沉
193/	第八章	破碎之爱
211/	第九章	花事之作
233/	解读	唯有爱是最大的主题

第一章 海涵之末

天覆群生，海涵万族。

——《湖州谢上表》苏轼

【01】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0】

往事谢湖州。

梦已尽，花已尽，年少若春迟。

万事若能般般应，花便不逝；

世有良辰，先有黛玉。

——《花事之作》良辰

那本书，倾尽了他几年的时间，他用写作去忘记一切。然而那些记忆却宛若不死的美人蛇，他手下的笔像是有了生命，那些往事一点一点地复活过来。他写得极其缓慢，他的每个字和每个词都用得极其小心，那是他曾经的一切。

他恍然觉得，那是所有了。

其实不然。

他的童年，极其孤僻而单调，他将它们写出来，然后在心底，轻轻洗涤一遍，便宛若新生了。而写下来的那些，已是过去了。

他的少年，情感热烈而单薄，他将那么多的爱，风风火火地写出来了，他写它们的时候，用草书般的笔触在纸上飞驰而过，他宛若是舍不得停下来的骑士。

他的初中。慌乱而深沉的记忆，黑暗年月以及厚重的欢欣，宛若荒草，在寂静的心房里开了出来，满满的，有了青春的芬芳，他低头一闻，宛若有了花朵的清冽气息。

他的高中。他写到眼泪都掉了下来，在那段日子里，他的笔，宛若是迟迟不肯耕作的老牛，他在心底鞭策自己的决心，他或许想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动笔。

他的往后，许多年月，那么多人的过往，那么长的人生，他用了三年，或许更多的时间来回忆。

他将那本书，轻轻地放在母亲的坟前。

他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的一生是你给的，然而你却不能陪我走到而今。”

“这是你缺席的我的人生，现在我完整地呈现给你。”

往事为真相所哭泣，你的泪——

为什么而流？

【1】

12岁的清晨，良辰趴在床上，拿着笔，听着海声，在笔记本上写写停停。往窗外看去，父亲在弄着渔网，一条死去的鱼被抛往大海。

昨晚八点的时候，他写完作业，从椅子上离开。发现月光从另一边的屋子照过来，很清澈。他安静地走过去，关掉灯，然后看着那些月光来来去去。

他依旧记得那年秋天夜晚的月光，清冽地照在母亲的脸上，她慈祥地对良辰微笑，要父亲关掉灯光，她虚弱的语气里，满是初恋时的温存感觉。

关于母亲的点滴，都很单薄，虚弱的温存的笑容，是最清晰的记忆。

因为毕竟那时，母亲离世的时候，良辰才7岁。

他甚至不懂得死亡的概念。他只知道母亲要离开，自己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去。

海边有很大的风，夜晚的空气很冷，幸好只是秋天，风里有一丝清凉，

良辰穿着两件衣衫就出了门，离海不远，就可以看见海面上的灯光宛若星星般好看，一闪一闪的。他父亲的渔船，是其中的一颗。

良辰站在家门口，然后轻轻地走向海边。

坐在海边，他轻轻地抬头看去暗黑的苍穹，有满天的星星，看起来很美。一入夜，岛上的一切便静谧了起来，宛若是被隔离开的，属于人世的一部分。良辰拿着那本笔记本，抱着，似乎是自己的宝贝，这天生的记录的习惯，像是被传承着的习惯。

父亲的渔船也快归来了。旁边一些靠船的岸口已经有归来的船渐渐地入岸停靠。每日清晨，他踩着沙滩去上学，父亲与自己，踩着相反的方向出海去捕鱼，晚上的时候，做完作业，便自个儿坐在沙滩上等父亲回来。他与父亲没有太多的话语，彼此默契地生活着，白天父亲会在家，下午出去的时候会将菜做好，良辰回来的时候便负责把菜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有时候，疲惫到回到家便睡觉，等父亲回来的时候，听到炒菜的时候发出的吱吱响的声音，才醒过来，眼神疲倦地去吃饭。

这时，良辰听见那一声一声的踩水的声音，嗒嗒嗒。

他转身看去，那身影模糊不清，于是便往那边叫了一声：“是谁？”

那身影颤抖了一下，接着回应了一声：“有事么？”

明显是女孩子的声音，而且是没听过的。良辰蹙了一下眉，这个动作与母亲极像。然后站起来，往那个模糊身影走了过去。

“啊？你是谁？”良辰在暗淡的星光下看到她的容貌之后在心里暗暗肯定——显然不是岛上的人。

“你又是谁？”女孩反而没有一点生分，反问了过来。这下轮到良辰愣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很久才恍惚过来说：“良辰，我叫良辰。”

女孩子咯咯咯地笑，然后说：“我叫凉澄。”

“不要学我说话。”良辰被她笑了一下，然后没好气地说。

“谁学你了。”凉澄在暗处瞪了一下这个青涩的少年，然后继续说，“我叫凉澄，凉爽的凉，三点水的澄。”

“啊！”良辰叫了一声，低低地唠叨了一声说，“怎么这么巧？”

凉澄继续踩着水，啪啪啪！很大声。

过了一会儿，良辰又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玩水。”凉澄没有抬头，低低地说。

“我是说，你怎么会来这个岛？”良辰的语气显然急促了起来。

“我妈要我外婆这里住。”

“你妈是谁？”

“我从小跟爸住，爸爸生病了她要我回来跟外婆住，我讨厌她。”女孩子玩着水，嘴里叽里呱啦地说出一大串有关身世的句子。

“你外婆又是谁？”良辰又问。

“你怎么那么多事？”凉澄停下玩水的动作，看着良辰说。

“不说拉倒。”

“哎呀！那么小气。”凉澄拉住他的手，两人貌似很熟悉似的，她说，“我外婆是岛西的王婆婆。”

“哦！是她。”良辰放下她的手，在心底默默地构建起那个模样，最后却总是模糊掉，他认识的人太少，整天像野孩子一样跑去悬崖那边的树林玩。

良辰抬头看海的时候，凉澄已经往岛西的方向渐渐离去。

“凉澄，再见！”

凉澄举起手，向后挥了挥，不一会儿，隐没在夜色当中。

他觉得，那一夜的星光很美好。他躺在沙滩上，不时响起沙沙沙的声响，良辰坐起来，看见父亲从海滩的那边过来了。

像是无数次的夜晚。

【2】

5岁之前的良辰，不住岛上，那时他们住在流沙镇上。

每个清晨，父亲会顶着暗蓝的苍穹出门捕鱼，往往是到日光倾满整座码头的时候，母亲才会牵着或者抱着年少的良辰到码头去，帮父亲将船上捕鱼的网清理干净。偶尔有发臭的小鱼儿，僵硬地搁置在上面，良辰捂住鼻扯掉，父母在一旁很欣喜地看着这一切。

那是其乐融融的，多么美好的一家。

却因为年少的良辰的一句话，全部改变。5岁的良辰，什么都不懂得，站在海涵岛上的时候，硬是发脾气说要在海边住，哭完后又奔跑着捡贝壳。

几岁的孩子，大抵是因为一时的贪鲜罢了，可是却没有料到良辰的骨子里宛若有着天性般的固执，第一次被父亲哄骗回去后，第二次便开始不依，

第三次的时候便索性不回，坐在沙滩上，一直哭一直哭，母亲看着心里也不忍。于是便跟丈夫说：“搬来这里住住吧！或许过段时间他就腻了，到时再回去吧！”

“可是，怎么能不为你着想呢？这里湿气太重了。”

林若锦蹙了一下眉，然后跟丈夫说：“罢了罢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该有的毛病都没毛病了。”

就这样，5岁的良辰成功地说服了双亲，全家搬到岛上生活。

可是，良辰却不知道海涵岛与流沙镇，有着父亲与母亲太多的回忆和痛，那些伤，像是会藏一辈子的沙子，却被良辰的无理任性给一再地践踏。

搬离了镇里的大屋子，住到了租借海边的渔民的小屋子。刚搬进去那天，屋子里空空的，阳光透着窗那边染色过来，地板上于是铺满了鲜艳的颜色。母亲穿着鞋子踩进去，地上仍然有死去的已经腐烂的小鱼儿，僵硬的鱼干、纸屑，还有很多来不及清理掉的小东西。父亲拿着扫把，把那些大件的物体一扫出去，良辰站在屋子外面的小阳台，一人高的阳台下面，有细白的沙子，年长的男子跃下去或许都能安然无恙。良辰坐在地上，双脚伸在阳台的木栅栏的缝隙里，荡来荡去。

是清晨，天边的云淡淡的，身后的父亲和母亲忙碌着。父亲小声地嘀咕着良辰的任性，而母亲则一笑了之，百般宠爱着良辰。

“其实这也挺好的，风景好，住久了或许心情宽敞点。”

那种笑，宛若蜜糖般，将良辰的整个少年浸泡在里面。

父亲叫了几个相熟的渔民，帮忙搬东西。父亲一边搬一边小声地抱怨，而母亲则在房间里，慢慢地收拾，简单地收拾了些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后，将流沙镇上的屋子锁掉。像锁掉一段记忆。

良辰刚开始是在海边玩的，边拾贝壳边笑着，一个人都玩得很开心。

林若锦转身过去对忙得一身汗的良西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小人精。”

“呵！是吧！”父亲转身站直了腰，然后又说，“可是，这孩子也不像我，我也没这种脾气，乖巧的时候说什么都可以，脾气暴烈起来，什么都拿他没辙。”

“像我吧！”母亲捂着嘴笑，然后说，“不然当初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沉往海底。”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要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勇气。”说完，眼角的泪又下来了。

良西手拿过一条毛巾，说：“看，说得好好的，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擦擦，给孩子看到可不好。那孩子，老认定是我会吃了你似的。”良西说到最后，一脸无辜样。

而林若锦擦着眼泪，就笑出声来了。

潮汐，渐渐地涨了上来

良辰一个人沿着海边捡贝壳，然后就迷了路。远远地望去，两边的海岸宛然是相同的模样。那时的他，才5岁，小不点儿，若是一个潮盖过来，定然是能把他淹没掉的。可他就那样安然走着，眼前是黑漆漆的山崖，山崖旁有条小道。他跑了过去，小小的脚丫在泥沼上不停地留下脚印，发出啧啧的声音，又宛若人的感叹声。

他撞到了一个人，那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惊叹声，看了周围之后仍不见人，也没往地上看，就叫了起来，这一叫，良辰被吓着了，于是哭了起来。这一哭，那人才往地上看，这才看见了5岁的良辰。他那么矮，只够他膝盖的高度。他弯下腰来问：“谁家的孩子？”

良辰盯着他，也不说话，然后就往后面跑。那个人，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良辰走远。

良辰沿着海岸一直走回去，口袋里装满了贝壳，他把它们掏出来，边看边扔，扔到后面，只剩下一个。然后满心欢喜地拿着，继续往回走。

他往下面走，是斜坡路，一个不小心就栽了跟头，冲着海滩滚了下去。

一个潮汐打过来，他宛若是落网的鱼，被单薄地卷入海里。良辰吃了一口海水，然后激灵得站起来，刚站起来脚便随着退去的潮水带走的沙一样，往海里退。这时，一只大手抓住了他。在沙滩上站定了之后，良辰才看见，还是刚才撞见的那个男人，是他把自己拖上来的。

“一个人很危险，叔叔送你回家好么？”那个男子说。

良辰不语，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然后继续往前走，这时，他不再走海边，而是走中间的沙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回头看去，后面的一切渐渐隐藏在黑暗里，眼睛所到之处都是零星的闪光。

耳旁是海潮的声音。哗啦啦地来回。轰隆隆地袭击。

再仔细听的话，可以听见母亲的声音。

“小辰、小辰”。母亲喜欢这样叫他。而父亲却总是叫“良辰、良辰”。

“妈！我在这里。”良辰的声音小小的，有些许含糊，他走得很快，往母亲的方向跑去。母亲抱起他，不亲吻他的脸颊，也不问他去哪里玩耍了，只是温柔地送到父亲良西的手里。啪的一声，他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痛。然后便听见父亲命令般的声音说：“再这样乱跑我们就搬回流沙镇。”

良辰的眼泪不落下，也不哭，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母亲的脸。然而在黑暗里，他看不到什么。

那是第一天晚上，他遇见那个神秘人。

为自己阻挡错误的道路，从海水里伸出援手。

那是5岁的良辰所没有的思考，可是，年纪越长之后，他便会记得，曾有过那样的一个夜晚。

而那时的他，已然是少年的模样了。而并非年少。

【3】

林若锦死去的那个秋天，良辰第一次上了学堂。

林若锦亲手为良辰做的书包，是深秋的颜色。岛上的秋天，到处都是——一片灰黄色，山崖上的树的那种鲜艳的黄隐藏在灰褐色的山崖之上。良辰年少时常坐在父亲的船上，与母亲共同仰望着那道苍穹。

他记得母亲曾对他说：“小辰，母亲死了你要央求父亲把我葬在那里。”

年少的良辰看着母亲，然后说：“那我也要葬在那里。”

站在前面的父亲突然满脸凝重地转过身来说：“若锦，你就别给孩子说这个了。”

“难道你听不出我正讲给你听么？”林若锦是个聪慧的女子，可惜她的选择，永远都抵触了时代的潮流。

良西转过身去，面朝着大海，久久地看着那座山崖。

“你可知我为何要葬在那片山崖？”林若锦死去许久之后的深夜，他仍然会梦见她在耳边轻轻地问。

他在暗夜里落下一滴泪，颤抖着说：“我不知道。”

“你可知，那曾是我家的方向。”

他从梦里惊醒，就宛如多年前的那个夜里。他在海边遇见涉水而来的林